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誉

謄録監生臣史傅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五

宋

高宗皇帝

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

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

山一名茶山在建寧府建安縣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彊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生穀商賈弛征禁脇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帝如臨安

從吕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

置御前忠銳軍

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字彥

武萊州掖縣人等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

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徐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

以功為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及官軍自明州浮海抵

鹽城降于劉豫

帝初御講殿

自播遷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桑仲以羣盜就撫授官後尚屢為寇掠其請合兵收復京師固難必其果由忠悃呂頤浩遽倚而假以節制殊為輕率霍明既其謀逆誘而殺之旋亦被害無以証仲與明之孰為曲直惟史于仲有過予之詞果何所據而云然耶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明襲殺仲仲將李橫擊明走之

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翟興解潛王彥陳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孔彥舟王亨等諸鎮撫使相為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疑仲有逆謀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

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擕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及死詔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以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參知政事

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為金人奸細未幾即罷

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于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𤫊楊沂中等皆隸焉已而頤浩次常州趙延壽兵叛于呂城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王德追延壽至建平誅之頤浩尋召還行在　呂城鎮名在鎮江府丹陽縣東南金壇唐縣今屬鎮江

府建平宋縣今屬廣德州

劉豫徙居汴

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斿屋瓦皆振士民大懼豫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

成既陷道州復陷賀州帝命岳飛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

来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即古萌渚嶠五嶺之第四嶺也注詳前置砦至北藏嶺與下蓬頭嶺俱桂嶺之支連控臨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唐置今隸廣東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于是憲自賀連慶自郃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郃州

金尼瑪哈為都元帥烏珠副之

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邦彥與政碌碌無所建明常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未踰年卒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

于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 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惟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 周王事見前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 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

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其後吴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亦太祖後也尋賜名璩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時吴玠戍河池注見前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閭𩆜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爲經畧使知興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

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至豫章連營江濵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

以黄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胡安國罷

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畧言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如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事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于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安國

安國能劾勝非之罪而不能察秦檜之奸雖事後之見非易明先機之得失難料或可寬其責

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習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于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

備然以所聞游酢可方荀彧之言而論亦不宜輕為稱許夫彧身佐曹魏篡謀後雖以言見忤而死豈能贖其從逆之罪檜村縱使相方亦何足取乃安國力舉其賢徒以黨甩之目此不得謂為虛聲所誤也迂儒評隲人材每多偏執阿好又不幸為小

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己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人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字德卿福州人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

人所愚遂致失忠難拔楊時之于蔡京亦猶是也

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説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論勝非不可同

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徼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字元壽衢州常山人）左司諫吴表臣（字正仲永嘉人）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于是與張燾（字子公饒州德興人考宋有兩張燾一字景元神宗時給事中一即此）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胡世將（字承公馬陵人）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空

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

先是起居郎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鋭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吕頤浩諷

河北人歸金中原人歸劉豫則宋之所餘有幾檜此策不復心存宋室罪已當誅且以叛逆僭竊之豫公然視爲與國其心尤不可問高宗能燭其奸而正斥之尚非闇于事理者乃方罷斥示不復用未數年籌代張浚相位即有秦檜何如之闇其心固

侍御史黃龜年劾檜等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

彗星見赦求直言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今蘄州是本蘄春晉改名後雖復舊並得蘄陽之稱猶壽春之兼稱壽陽也忠走降劉豫

未嘗果于惡檜故旋復柄用聽其誤國而不悔總由和議之說深中高宗隱微遂不肯終于擯棄則一時之榜罷朝堂俱為衆議所迫而非其本懐耳

世忠自豫章移師討劉忠駐兵岳州之長樂渡（在岳州府平武縣西）大敗之忠走淮西尋以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栅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弈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三千于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之破之忠走降豫（宋史世忠傳作斬忠首與本紀不同今從

本紀又解元傳元周覽賊砦得其形勢歸告世忠世忠遣元以兵誘賊賊衆莫支遂平與世忠傳互異今從世忠傳　解元字善良保安軍人

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留久之尼瑪哈使烏凌阿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賛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

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盡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疆土使西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賛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决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

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復如

金

復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以王似為川陜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閬陜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賔任趙開為轉運擢吴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

衆故關陜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伊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遣官袷享于温州

十一月王彦復秦州

彦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彦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

將郭振于白石鎮（在秦州清水縣西北亦曰白石堡）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陜華州軍馬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綱至潭州湖湘羣盜先後就降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于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宋自王安石蔡京相繼言利橫征重斂民不聊生邦本因而不固高宗親見閭閻疾苦定為差役法思欲與民休息曾幾何時役有月樁之取百姓方凋敝已極區區免役小惠元氣寧能遽復旋即加之脧削其何以堪況彼時僅餘東南半壁尚使其罹

初取江浙湖南月樁錢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議令漕臣計月樁辦大軍錢物謂之月樁錢其錢許取經制錢充數不足取上供錢又不足取諸司封樁錢又并添酒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淨制錢諸窠名皆許移用惟茶鹽錢不得用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又所樁不給十之一二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于是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民患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于塗炭耶安望能復侵地以保遺黎頤浩罪誅國不赦罪固無可他諉高宗明知而復陷之亦獨何耶

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癸丑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李橫舉兵侵金復潁昌府

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詔春秋望祭諸陵

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在興安州石安縣西）金人入興

元子羽玠還擊破之

金人欠窺蜀以吴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彦琪駐秦州睨仙人關在漢中府鳳縣西南以綴吴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時師古新復熙鞏諸州薩里罕自商於直擣上津隋縣故城在今鄖陽府鄖陽縣攻金州王彦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薩里罕遂乘勝而進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彦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吴玠入援玠自河池

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金將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罕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推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金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在饒風關北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金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注見前玠難之遂退保西縣注亦見前子羽亦焚興元退保三泉薩里罕遂

入興元至金牛鎮本唐金牛縣後廢為鎮在今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楊政字制天原州臨涇縣人子羽邀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在沔縣西南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金人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

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　武休關名在鳳縣東南

薩里罕既至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歸語爾帥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因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

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邉故涉險東来不虞玠馳至雖

入三州而得不償失未幾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

三月李横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来戰于牟駞岡

横師敗績頼昌復失

横軍本羣盜無紀律勝則爭取子女玉帛故至于敗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来歸李成復寇陷之

成欲降統制謝皐開封人皐指腹示之曰此吾赤心也

自剖其心以死

五月以韓肖冑字似夫琦曾孫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

而遣肖冑及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往金議和至齊劉豫

欲以臣禮見肖冑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

不拜豫不能屈

詔李横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

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

者

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海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宋軍名今福建邵武府是餘注俱見前）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固石山洞也在雩都縣北雩都漢縣今屬贛州府）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走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

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

八月翟琮棄軍奔襄陽劉豫遂陷伊陽

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琮不能孤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樗身為俘繫固難責其誓志枕戈而值邦家傾覆亦當懷生還故國之念乃無端告變圖害父兄金人按問而正其罪深合春秋亂臣賊子之誅不特為宋族除梟獍而已也然宋族顛沛流離至此而尚有操室中之戈者則其宗教人心從可知矣非微

沂王樗有罪金人殺之

樗與駙馬劉文彥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樗等被誅

九月呂頤浩免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攖其鋒比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

欽之罪其誰之罪乎

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兵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字如晦侯官人）殿中侍御史常同（字子政臨邛人）論頤浩過惡遂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頤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頤浩不能用）

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浙宣撫使王𤫉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屯池州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𤫉為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陷京西諸郡

成陷鄧州復陷襄陽據之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

及郢州李簡俱遁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

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烏珠破和尚原

于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

置使吴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彦

主之屯道州令四川達州本西魏通州宋改達州通川郡此云通州蓋通川之誤文龍

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闕

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

報聘至是尼瑪哈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

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

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

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

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字宜叟浦城人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肖胄與朱勝非不合尋罷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春三月吴玠吴璘與金烏珠戰于仙人關大敗之

先是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名曰殺金

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罕劉夔帥步騎十萬由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前注見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金人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

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右繞左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金軍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金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即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

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横山砦王浚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輕動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

張浚富平之敗心雖可原然失律之罰不可逭也至劉子羽以敗軍枝拄其間既誅浚于秦戰之前及浚屢敗退適皆以子羽

昺既輔政與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議不合俯尋罷朱勝非薦胡松年代之

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浚

張浚至臨安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

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及是浚至臨安中丞辛炳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唐置今廣西鬱林州博白縣是）浚即日行詔以王似為川陜宣

之言而止飢風之役亦不為無功朝議因其與役同罪並從貶逐外失燕沙之平豈其前後參畫朝廷皆未之聞乎

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

夏四月關師古兵敗降于劉豫

師古遣兵拔金寨數十金人大衂至是慕洧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遂以洮岷二州降豫（續綱目作降金　考師古後為劉豫將入寇是降豫非降金也今依宋史改輯）

以范沖（字元長祖禹子）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

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帝也帝悚然至是召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録沖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録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其後論詆誣罪追貶章惇蔡卞等官

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

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

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荊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岳飛復襄陽等六郡

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

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賊馬應槍而斃餘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

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人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茍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

昂此疏論張浚川陝情事頗得其平至大將得專黜陟最為緊政夫閫外便宜蓋謂施于號令賞罰藉以勸勵戎行若進官貶秩緊得自由不復稟承廟堂則黜陟之不已勢且擅操生殺自昔强藩悍鎮未有不因此跋扈者是斂怨之患小而侵權之患

昂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項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于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于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

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

大鼎所言何未得其竅要也

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尼瑪哈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淮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又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楊太敗官軍于鼎江在常德府武陵縣北源出梁山下流至龍陽縣入沅謂之鼎口朗陵地志昔有神鼎出其間故名詔岳飛移兵討之

先是詔都統制王𤫊會兵討楊太至是𤫊遣忠鋭統

制崔增等討太于鼎江師敗皆没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在武陵縣東守將許筌戰没官軍死者甚衆于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𤩽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九月朱勝非罷

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矼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

劉豫使乞師于金遣其子麟入寇

先是金主與尼瑪哈議南侵會烏珠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恐無成功尼瑪哈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金主乃命鄂爾多達蘭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烏珠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會金兵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今揚州府高郵州宋為軍建炎中改承州尋復舊

以趙昺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參知政事

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昺將赴川陜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

詔辭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召張浚于福州

趙鼎力贊高宗親征一洗累年委靡之習南渡以後差爲快舉然車駕未行即有濟否非鼎所知之語則其中本無定見及乎江聞捷高宗遂欲渡江決戰又復阻止是雖有親征之名而無親征之實故其功亦僅收得半非若澶淵之役然一往勇斷集

初淩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字子才南昌人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

事也論者以爲比之寇準其志雖同而才力不逮遠甚老喻樗之慮非萬全及預思歸路仍書生畏怯之見其視顧浩下策相去蓋無幾耳

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鎮名在揚州府甘泉縣西與泗州天長縣接界追至淮而還

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侯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金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于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

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呼貝勒舊作聶兒孛堇今改後倣此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呼貝勒大喜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北人呼酒瓶為嵬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故韓岳皆取為親隨軍之名當時最號健鋭見趙彥衛雲麓漫抄各持長斧上揕人胷下斫馬足金兵多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

所遣董旼亦擊敗金兵于天長之鵶口橋解元至承州設伏以待又決河以遏之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

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和議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帥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于是以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𤫉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自建康移軍太平州時光世與韓世忠有私隙帝命御史魏矼等往諭解之後光世始移軍為援 太平州今安徽太平府是

高宗決計親征趙鼎遂留衆贊此正可轉之機諸將聞之自當奮勵同心力圖興復乃劉光世竟遣人諷鼎且敢云何事為他人任患視軍國之重如膜外忽君臣之義若路入後心至此雖寸斬亦不足以蔽其罪獨世忠素以忠誠自勵揚州溯師大儀

宮自溫州泛海如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沂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

克捷頗懐敵愾之心乃亦有趙丞相真敢為之語何其與行事大相刺謬耶

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

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達蘭烏珠

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

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皐救之金兵敗走

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悆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遥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

者不可勝計

魏良臣還自金

良臣至金尼瑪哈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

索銀絹十萬犒軍仍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矼請

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敵遂不

復遣

金兵自淮引還

達蘭屯泗州烏珠屯竹墪鎮在泗州東南路通天長六合為韓世

張浚與金交兵動輒敗衂非有先聲可畏烏珠方帥効於南下何至聞其來而遽變色思歸乎蓋金兵本因劉豫邀請以出餽道既已不繼又聞太宗病篤故無功而還耳譽浚者遂飾為此

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烏珠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病篤乃夜引還烏珠等既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奮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

說不足信也

来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昂曰敵雖衆然以劉豫邀而来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昂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于是詔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退敵為可喜而以大仇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

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求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于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先料理東南屏蔽當于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全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除彊敵可滅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勢莫若權于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創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至于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于彊敵不能自歸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臣竊覩近年以來所用之臣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

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來者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于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闗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波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畀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

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强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然卒不能用

乙卯五年金熙宗亶仍稱天會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日食

召張浚還

浚既還乃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于外

金主晟殂兄之孫亶本名哈喇太祖第二子勝額之子勝額後改名宗峻　按哈喇舊作合剌勝額舊作繩果今改後倣此立是為金熙宗

初尼瑪哈烏珠等會朝上京金以會寧府為上京金寧古塔東南有和碩城即其遺址以安班貝勒之位久虚請立太祖之孫哈喇金主不得已許之哈喇即亶也至是金主殂廟號太宗葬恭陵後改葬大房山亶立進尊其考豐主勝額為景宣皇帝妣富察氏為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嚕曰德帝巴哈曰安帝綏赫曰獻祖阿庫納曰景祖和哩布曰世祖頗拉淑曰肅宗英格曰穆宗烏雅舒曰康宗妣皆為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按巴哈舊作跋海綏赫舊作綏可今

跋後倣此

二月帝如臨安

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浚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為害請乘其急討之已而浚視師潭州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諜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讙呼而去于是相率來降　醴陵後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

吳玠復秦州

吳玠聞金侵湖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薩里罕聞秦州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作太廟于臨安

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

高宗倉皇南渡載主以行復因航海留置溫州僅委守臣薦享

此實似禮之大者及臨安規模粗定權立廟以奉祧審不得謂之過舉而當時輒以不復有意中原之章論奏實為不揣其本而爲其末使高宗果能銳志興復則俟還遷舊都再議迎奉亦復何損若徒以建廟為將久居東南則是汴京一日不復廟主

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于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字子猷南劒州沙縣人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閏月置總制司

命戸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

一日不得安磐揆之于理又孰得而孰失乎

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宣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歲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于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總制錢窠名甚多其數之可考者如酒務不論上下每升各增五文田宅契稅之外又令得產人出勘合錢十文又凡稅賦畸零如

絹至二寸亦收一尺米至一秒亦收一升之類並令折納又常平錢物舊每貫收頭子錢五文今依諸錢例亦收二十三文又免役寬剩錢並令發付行在歲收錢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夏四月罷諸州鎮撫使

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召入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盡罷

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

上皇卒于金

遺言欲歸葬内地金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浩在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

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踈斥正士狎近奸諛蔡京以儇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君臣逸豫怠棄國政及童貫用事又勤兵于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慾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諡文靖

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及是卒年八十三初時為蕭山令慱羅主簿羅從彦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絶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延平李侗初從彦學從彦令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于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從彦甚重之侗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　蕭山唐縣令屬浙江紹興府慱羅秦縣令屬廣東惠州府羅從彦字仲素李侗字愿中皆南劍州人

五月遣忠訓郎何蘚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刼質二帝塗炭

胡寅謂金常示欲和之端而宋坐受其餌由茲建炎紹興時事高宗惟博納款之名張浚亦持撲殺之說卒至使臣絡繹而和議難成豈非溺于餌而終不悟哉

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刦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

高宗擇立孝宗為嗣當時多謂付托得人蓋以藝祖後不克享

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賚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覩何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關地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絕乃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封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

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

有天下人心頗有餘憾一旦見昌陵之裔復繼大統不覺溢美任情互以中興事業推許孝宗則實過矣孝宗雖承懽德壽講學右文不過崇偏安之業端處晏然而已中原侵地未能恢復尺寸而符離之役任用非人遂致一敗不振所謂中興者安在

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字子發荊門軍人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

行統元歷

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

岳飛退喜之言蓋出于史家過譽不足信也

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狩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黄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来年議之

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謂王璦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囚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黄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

盡降何来也杖之復遣之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質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輙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来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投窮赴水死（宋史牛皐傳公先舉鍾子儀投于水繼乃自仆皐投水擒么與此所載不同）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

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音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黄誠斬楊太首牛臯傳飛斬么首函送都督行府與此所載亦異挾鍾子儀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

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已而帝賜詔召還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嘆置

之坐隅

冬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于涪州

初金人破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于涪闢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沖舉以自代明年焞至建康以疾辭詔趣召入見命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

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蒙古地廣族繁部落不一我朝中外一統四十九旗咸備藩衛而其外喀爾喀四盟長部分壤錯雖域彊然其在前朝則固各為一國也宋人記載大約得諸傳聞音譯既不免沿訛且以醜

張浚薦其忠也

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古索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此續綱目所載皆本大金國志志又云金之初起常假兵于蒙古及得國不償元約由是蒙古遂有怨言金主命萬戶呼沙呼舊作胡沙虎今改按呼沙呼金國志作宋王宗磐考金史呼沙呼大定八年始充東宮護衛則此伐蒙古者又别一呼沙呼也將兵擊之久之呼沙呼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于海嶺事在紹興九年　蒙古舊作萌骨今改

字為詆訾于是萌骨滕骨盲骨蒙兀蒙骨斯諸名錯見載籍音淆字外實可鄙笑字文懋昭乃謂金初伐之蒙古與元之蒙古為二國相去幾千里不知今蒙古諸境延袤且萬里而遥金初伐之蒙古史亦言居金之北與元之始居陰山總屬朔漠部族

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二月韓世忠圍淮陽金烏珠救之世忠還

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旁（去聲）符離（漢縣元省入宿州今州屬鳳陽府）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葉赫貝勒（舊作牙合孛堇今改後仿此）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烏珠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于張俊俊以世忠有見

或殊其實皆蒙古月因證以今時典屬所司互其派離之名以正謬而衷于是

世忠淮陽之圍劉豫勢已窮蹙及舉六烽而救至張俊近在咫尺即當為將用之援共闘收復乃慮世忠見吞膜視不顧以私嫉而廢公義乃心王室者顧當

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諭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

如是耶張浚尚謂其可倚大事與世忠並稱不能知人而輕于許可無怪其動輒僨事也

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

夏六月張浚撫師淮上

浚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楊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

先是飛以母喪扶櫬還廬山起復爲京湖宣撫使飛累表求終制不許

地震求直言

秋七月以郭浩爲永興路經畧安撫使知金州

金州殘弊浩撫輯流亡開營田他軍以匱急仰給朝
廷浩獨積羸錢十餘萬緡以給戸部朝廷嘉之
以陳公輔爲左司諫
公輔召還爲吏部員外郎上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于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

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已而公輔復請禁程氏學詔從之公輔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狂言怪語深辭鄙說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為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舍此皆非也乞禁止之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劉光世復壽春

八月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

吳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于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趙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開亦自

勑老儒求去朝廷為之交解乃以席益為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許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東平人徙開封代之自金人侵陝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于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榷酤奇零絹布之征遂為蜀常賦開作俑之責不能逃焉益尋以母喪亦去

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

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于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召號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庚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

是漸用事

岳飛復蔡州

飛累戰皆捷遣牛臯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_{注見前}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李成孔彦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帝如平江

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

帝不許飛乃還鄂

飛遣王貴郝晸董先復虢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會劉豫屯兵唐州飛遣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于是召貴等引還鄂州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猊于藕塘鎮名在鳳陽府定遠縣東追麟至南壽春今鳳陽府壽州本秦壽春縣唐為壽州治五代周顯德中徙州治下蔡因以故治為南壽春至宋乾道中復還故治置安豐軍元為路明仍改壽州以縣省入而還

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召諸將相議之以富勒呼言富勒呼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遂不許豫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在壽州東北出渦口注見前以犯定遠蕭梁縣今屬鳳陽府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

州以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注見前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

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帝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之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覬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字安老建陽人）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

應劉猊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沂中以兵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在定遠縣東南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吴錫率勁兵五千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衆

錯愕駭視張宗顔自泗来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在鳳陽縣南）賊衆大敗橫屍遍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鬚將軍鋭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遂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徳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彦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来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巳而韓世忠復敗金人于淮陽）

西遼耶律達實死

史稱帝謂浚曰不和必由吕祉若譽高宗有先見者然夫三人者皆其臣也然陟誰則司之而為此局外之論亦大可鄙矣浚遂因祉離間生嫌固不免意存

達實死子伊呼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

皇后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趙鼎罷

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吕祉入奏事所言誇大

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吕祉也既

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

吕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藴浚當

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彦質請

袒護及其請攻河南請罷劉光世曷皆不以為然實亦有心立異夫光世罪狀昭著不可云無故而罷且謂得河南而恐金人內侵豈株守臨安轉能保金之不侵乎二人尚具忠爰之忱者而各有所蔽宜其迄無成事也

帝回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耳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以陳與義字去非洛陽人參知政事沈

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先是張浚欲復出視師不告同列既得旨與求退曰

此大事而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乞祠至是除同知

樞密院事與求被遇知無不言帝以其淹練通達克己聽納未幾卒

以張浚兼知樞密院事

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以浚兼之

何蘚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

何蘚還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

咸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喪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還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涙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謚曰顯肅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退而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歎誓殲敵讐念昔陜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

恥惟爾是屬而臣終臃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

時帝遇朔望猶率羣臣遥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己為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家人禮于内庭從之廖剛字用中南劍州順昌人

金初用大明歷

司天楊級所造也

二月癸巳朔日食

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為奉迎梓宫使陛辭帝命謂達蘭曰河南之

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髙若見歸

三月帝如建康

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

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髙朕朝夕思之不遑

寧處屈己講和正謂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

請遙尊為皇太后

劉光世免張浚命吕祉節制其軍

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酗酒色不恤國

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為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髙能服諸將之心乃可呂祉不可用也浚不從

夏四月岳飛乞終養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謂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

岳飛咸望素著
那以王德酈瓊

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知畏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

隸之必不致變而秦檜以和議沮其行所失更不止于控御無人之患至張浚論將昧于知人而疎于料事飛一一辨駁之語雖齟齬而議皆切當且于淮西之屬德度不爽其明識豈浚所及乃浚竟以飛言忤意不能相容而聽其去既貽國家有強臣

隸飛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

叛逆之患復致大將家從情皆去之燒浚實無所辭咎追覆難既作而始悟飛言悔亦晚矣

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而罷

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論之畧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于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于春秋見于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于家忠誠動于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行世

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與祠

六月岳飛奉詔入朝遂遣還鎮

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趣朝待罪帝慰遣之既而張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順逆為彊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

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
往來督戰庶幾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金誅其尚書左丞相高慶裔秋七月尼瑪哈以憂死

初金主召尼瑪哈為相以鄂爾多代守雲中尼瑪哈
遂失兵柄至是富勒呼欲挫尼瑪哈因其所善高慶
裔以贓敗下獄尼瑪哈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金
主不許慶裔臨刑尼瑪哈哭與之别慶裔曰公早聽
我言豈有今日葢慶裔嘗教之反也凡尼瑪哈之黨
連坐者甚衆尼瑪哈恚悶絶食縱飲而死

八月召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劉豫執

呂祉殺之

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往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濶畧况小嫌邪當為諸公辯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

乃密奏乞罷瓊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令人邀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怒怨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等為大帥而召已赴行在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于

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時有得祉枯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于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

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耻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涕洟事無巨細必以咨浚

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酈瓊叛吕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耳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

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為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

朕當下罪己之詔昺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昺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昺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閏月張俊棄盱眙還建康

十一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收復中原不報

初豫由尼瑪哈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烏珠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尼瑪哈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烏珠烏珠得書大驚馳白金主于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

使乞師南侵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達蘭烏珠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至烏珠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彊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兹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仍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呼沙呼為汴京

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宫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緡二百七十萬四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于二帥達蘭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十二月與家屬徙臨潢岳飛奏乗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復遣之

倫將還達蘭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

可成倫至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
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
五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金以烏頁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
烏頁好學問平汴京還惟載書數車既掌修國史事在
天眷六年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綿為三卷凡
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密謀秘計悉載無隱詳畧
得體書成賞賚有差是月金主詔改明年為天眷元年大赦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五